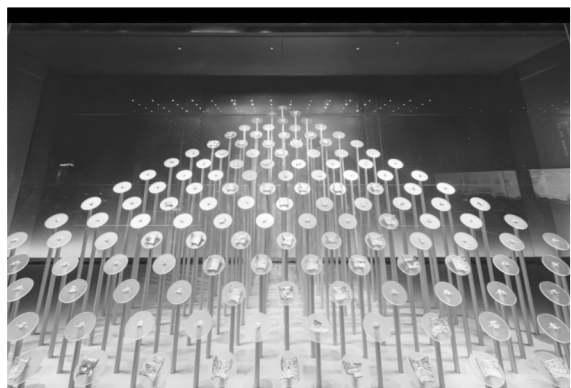


微光叩响千年门

——深藏在寿县的国家一级博物馆

古田 于森



资料图片



我们随寿县的朋友，踏入了国家一级博物馆——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大门。博物馆如幽深洞天，廊道曲折迂回，将我们引入一个隔绝了外间喧嚣的世界。空气微凉，沉静如古井，只有我们一行人的脚步与低语在空旷的厅堂里留下细微的回声。玻璃柜后，那些纹饰诡秘的青铜、玉器们，似乎正从千载沉睡中悄然醒来，默默凝视着我们这些不速之客。

忽然，讲解员的身影出现在眼前。她是个年轻的姑娘，眉清目秀，却口齿伶俐，举手投足间流露着干练与自信，一打听，才知来自浙江。她如数家珍般介绍起那些沉睡的器物，声音抑扬顿挫，如流淌的清泉，让那些尘封的往事在眼前栩栩如生地重现了。然而，我的目光却被她身后另一个身影吸引——一个高挑的安徽姑娘，学生模样，安静地跟随在后，手里握着小本子，正低头专注地记录着什么。她偶尔抬头，瞥一眼讲解员，又赶紧埋下头去疾书，动作谨慎而轻微，生怕惊扰了这大厅里弥漫千年的寂静。

“这位小同志，是馆里新来的学徒吧？”同伴轻声发问。

“嗯，刚来不久，跟着学习呢。”讲解员含笑点点头，目光转向身后，那学徒姑娘的脸颊顿时飞上两抹红云，羞涩地点点头。

我们继续前行，脚步在光洁的地面上轻轻叩响。博物馆深处，一件件器物陈列于玻璃之后，仿佛被时光凝固于此。那些青铜兽面，睁着巨大的眼睛，穿越了千年风雨，目光幽幽地注视着我们；斑斓的漆器上，风鸟的翅膀仿佛还在挣脱着平面的束缚，意欲飞向远古的天空；更不用说那些剑戟戈矛，锋刃犹存，寒气逼人，仿佛刚刚从血与火的战场上归隐于此，沉默地讲述着久远的厮杀。

“这鼎，是祭祀用的？”同伴指着一尊硕大的青铜鼎好奇探问。

讲解员立刻详尽作答。那名学徒姑娘此时却有些踌躇，迟疑地挪到鼎前，犹豫着掏出了手机，举起来，想拍下铭文。然而，她的动作犹豫而胆怯，仿佛惧怕惊扰了鼎中沉睡的古老灵魂。那瞬间我觉得，她举起的并非手

机，而是一颗面对浩瀚历史时忐忑不安的真

心。“别怕，姑娘，拍吧。”同伴笑着鼓励道，“这些器物，就是要让更多人看见，记得才行啊”。姑娘得了许可，这才飞快地按下快门，脸上露出一丝如释重负又羞怯的笑意。

一路前行，一位同伴起初还饶有兴致，指指点点，但渐渐脚步显出疲态。另一位同伴则不同，他一路走一路听，时不时还追问几句，甚至能补充些本地流传的旧闻轶事。当讲解员提到某件出土器物时，还会若有所思地说：“嗯，就在城东那片地，挖出来时，老乡们围着看，都说没见过哩。”

终于，我们驻足在一件特别的器物前——云纹铜禁。讲解员道：“诸位请看，这繁复的镂空云纹，用的是失蜡法浇铸而成，是楚国匠人的心血结晶。”灯光下，铜禁上那些盘绕的纹饰，仿佛被注入了生命，在金属的躯体中暗暗流动着、呼吸着。它们像被巫祝召唤而凝结于此的精灵，又似被骤然封存了千年的袅袅青烟，缠绕不绝，令人心神恍惚。

我凝神细看，忽然听见身边传来轻微吸鼻子的声音。转头一看，竟是那个一直默默跟随的学徒姑娘。她定定地站在铜禁前，一动不动，眼睛紧紧盯着那繁复流转的云纹，眼眶微微泛红，竟泪光闪烁。那饱含深情的目光，仿佛穿透了冰冷的玻璃与坚硬的青铜，与那千年之前匠人指尖的温度和专注的灵魂猝然相遇了。她此刻的泪，不是哀伤，而是被时间之河中不期而遇的星光骤然点亮了心灯。

我悄然退后一步，不忍惊扰这无声而神圣的交流。她长久地伫立在那里，仿佛正以整个身心，承接那自远古云纹中弥漫开来的无言密语。她悄然揩去泪痕，再次举起手机，这一次，她的手臂稳定，神情专注而虔诚，仿佛不是在拍摄一件冰冷的文物，而是在为某种不可言的意会默默存档。

当讲解结束，我们即将离开，众人纷纷向讲解员致谢道别。此时，那原本一直沉默的学徒姑娘却突然向前一步，脸颊微红，声音不

大却清晰地说道：“各位老师，前面还有一件特别值得看的彩绘漆器，上面有楚人祭祀的场面，我可以带大家过去看看吗？”

她的眼神中，羞涩犹存，却已多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执着。众人先是微怔，随即欣然应允。她带着我们来到那件漆器前，竟开始讲解起来。她起初声音微微发颤，但渐渐地，那些关于纹饰、关于仪典的知识流畅地从她口中流淌而出，连讲解员也在旁含笑颌首。我们一行人此刻也被她的讲述吸引，仔细聆听。她讲得投入，眉目间渐渐舒展，声音也愈发清亮，宛如拂去微尘后显露光泽的玉璧。

离开博物馆时，夕阳正把余晖慷慨地泼洒在博物馆厚重古朴的外墙上。我最后回头望了一眼，那高大的建筑在晚照中显得格外深沉、肃穆，宛如一座静卧于时间岸边的巨大方鼎，无声承载着过往的辉煌与暗哑。

上车前，本地朋友拍了拍我的肩，语气里带着此地主人特有的自豪与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：“看见了吧，咱们寿县，地下埋着宝贝呢！只是啊，知道的人还是少，来了的人，能真正看懂的，怕就更少了。”

车轮启动，博物馆渐渐退入暮色。我的思绪却仍缠绕在那些器物之上，缠绕在那个学徒姑娘含泪凝视铜禁的瞬间。朋友的话在耳边回响。是的，历史终究深埋于地下，又沉默于玻璃之后，如同铜禁上那些被千年时光凝固的云纹，秘而不宣。

然而，总有些东西会悄然穿透重围——当年轻的学徒姑娘含泪凝视铜禁的那一刻，当那楚漆器上的彩绘因她的讲述而重新灵动起来时，那无声的“深藏”便仿佛被一道微光骤然照亮。正是无数这样的凝望与讲述，如微弱而执拗让那些尘封的往事在眼前栩栩如生地复活了的溪流，终将汇聚起来，温柔而坚定地蚀穿时间的岩层。

有些深藏之物，并非拒绝被看见；它们只是在等待，等待另一颗心灵以其虔诚的微光，悄然叩响那扇尘封千载的暗门。